



作者简介：

焦红军，山东省散文学会副会长、《当代散文》副主编兼《胶东散文年选》主编。近几年专注于胶东地方文化研究和文化散文的写作与探索，目前已出版散文集《结庐在人境》、报告文学集《中年的船，没有港湾》、历史人物传记《马钰传》《冰心与烟台》、文学评论集《写作其实并不难》等。作品先后荣获《人民日报》优秀征文奖、第二届齐鲁散文奖、烟台文艺创作奖、烟台市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等多种奖，主编和出版《百名作家谈创作》《中国网络文学作品年选》《半岛散文家文丛》《胶东散文年选》《胶东散文五十家》《作家看牟平》《胶东优秀家风故事选集》等散文专著、文集30多部。

本栏目与胶东散文年选 山东省散文学会烟台创作基地合办

胶东散文作家作品选登

随笔二题

岁月感言

活着的感觉就是时间的汨汨流淌，充斥弥散于岁月的是人间的感动。今年夏天，海峰兄推掉了一众应筹，只身从单田芳评书中的“济南府历城县”来，带来的是满满的感动，从众文友的采风文章中，略可见一二，这已经是海峰兄为《胶东散文年选》的一千文友第二次捧场了。会议期间，我与他说了编辑《百名作家谈散文创作》的动议，得到了海峰兄的支持。因为，我认为，作为一个学会和创作基地的高度，除了建平台、有活动、发作品，还要有理论深度与创作实践的結合与引领，这也关乎举什么旗、走什么路的现实问题。

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，过去几代人几乎都是通过期刊、评论家和文学史来塑造自己的文学影响、文学地位的，可如今网络时代，地球是平的。人人都是新媒体、发言人，互联网、物联网技术的崛起，这必然会带来生产力促进生产关系的变革。人与人、人与自然、人与世界的关系，将会带来平等、即时、互联、互通的改变。写作、出版都将变得简单、直接，不再神秘，向死而生、回归心灵、回归自然的自由、私密、灵性的凡人写作，必将成为

人生只若初见

年轻时犹记得一句话：回忆是老年人的专利。那时候，觉得离这门“专利课程”还很远很远。

白云苍狗，弹指之间。同学张华荣就写来了她对文师文学社最新的回忆散文《师范生社忆当年》。

在这里，应该感谢同学张华荣，她是我的邻班，当年一墙之隔的校友。三十年没有联系，多少年见面之后，我已经忘了她曾经是文学社社员。直到去年省散文学会举办活动，在活动聚会上，我们当年文师的周红老师为我们找到了《师范生》报样，一颗驿动的心，才感到了一种加速度。

人生百年，没有人会长存不老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。如果说，文学当随时代，那么，这个时代就是一代，除非你活着不死。

仔细想来，我直到今天还对文学抱有兴趣，不惜付之身家，更大的的是感恩。因为是文学、文字、作品，改变

滚滚红流。

散文创作重在参与、坚持写作之外，更重在理论的总结与研究，坚持散文的原创性、民间性、独立性和包容性，打破圈子、走出围城、远离灯红酒绿与娱乐喧嚣，已经是胶东散文民间写作者的实际行动和共同追求。近几年来，山东省散文创作基地、《胶东散文年选》编辑团队，打破物质和传统的制约，利用现代出版发行信息技术、整合网络新媒体、评论研讨活动交流等文化要素，以出版为龙头，推陈出新，不遗余力，相继推出了大量基层作者的作品和30多部“半岛散文家文丛”个人散文专著，大批优秀作者走上前台，在胶东打响并塑造了有较强影响力与关注力的《胶东散文年选》文学品牌。而这一切，都是来自实践感动。

但感动还不仅仅如此。当编辑《百名作家谈散文创作》的消息由各大知名媒体发出后，就收到了毕淑敏、邓刚、鲍尔吉·原野、许晨等名家的来稿力作。

人生作为一场精神的马拉松，人类精神的世界一旦远离那些俗事缠身和淡泊物求，感动会始终常在你我的生活中、世界里。

了我的命运，让我从一个祖辈没有出过读书人、更没有吃过国家粮的农村孩子，走上了仕途，走上了人生向上的台阶。

实话实说，我人生的台阶走得并不好，这并不是因为我不奋斗、不努力，也不是因为我没有想法、动过脑，而是因为文学给予了我人生不堕青云之志的豪情、养吾胸中浩然之气的理想、决不与俗为伍的眼光，我更多的时间是花在了读书、写作、实践、思考及个人的成长上。

这使我想起了，上世纪九十年代而立之年的我当图书馆馆长时，第一时间进回了王跃文的官场小说《国画》，朋友找我排队借，说实话，我从没读过一页，看过一眼，不屑。真要为民做主，还需要读什么秘籍宝典吗？！

噫！人生只若初见！再一次感谢文师校友张华荣给我带来的幸福回忆！

我中专时代的两个朋友

又到了一年一度贴春联的时候。这时候，父亲总是贴上什么“天增岁月人增寿”之类的联语。看着已花白满头的父亲，再想想两鬓已白丝渐侵的自己，不由感叹，人在宇宙天空这一大磨盘下，不管如何躲藏，时间的刀子，总会无情地将你的青春、壮志、豪情，一刀一刀地挥割掉地，让你无所躲避，也无所适从。就这样感叹着时，不由得想起我中专时代的两个朋友。

我16岁时，考上了离家200多里之外的一所中专学校——文登师范。她的前身是文登乡师，是一个人才辈出、传统积淀丰厚的一所地方名校。当时的我，十六七岁，懂事晚，也还处在青春发育期，对男女之间的东西，可以说基本上是“女人是老虎”之类的想法与认识。对男女之恋，少女之求也没有多想，整天夹着几本小说、艾青诗集，穿梭在宿舍、教室、图书馆三点一线之间。记得当时，我总是穿着一件绿色花格衣，披着长头发，急匆匆地在校园穿行，一副文学革命青年的样子。上中专时，10月入的学，12月份时，当时天上下着大雪，学校举办了一次文学征文比赛。我写了篇小说《家乡的河》，结果被评为一等奖，被写成大红榜放在学校食堂门口亮相。说真的，看了自己的名字被写成大红榜，心里还挺恣的。一不小心成了校园名人，同气相投，一群红男绿女就这样凑到了一起。那时，全国正是文学社最鼎盛的年代。走在大街上，一片树叶掉下来，落到十个人身上，有九个人是诗人，另一个也是爱好文学的青年。我们文师也和全国其他大学一样，遥相呼应，成立了“师范生”文学社，我被选为文学社社长，主编《师范生》报。

日子在繁忙中过着。有一天，学校一位同学找到我，向我提供了一条新闻。他说我们八四级一个叫荣继波的男同学，自己造出了一架电子琴，让我去看看。结果一见，我也大为惊讶，一个师范生能造出电子琴，这非常了得。于是，我写了一篇文章，不外乎师范生有志气，自学成才造出电子琴之类的文字，在辽宁的《青年知识报》上发表了。就是在这种关系下，我与荣继波很快成了趣味相投的朋友。在学校浓厚的开放的氛围下，荣继波成了学校搞第二课堂、学有所长的名人。学校破天荒地给了他一间地下室，让他鼓捣那些电子元器件儿。我时常于晚上9点，熄灯铃响了以后，到他那儿去玩。不大的地下室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整天飘荡着松香味儿，荣继波也一时不停地，焊这焊那，目不转睛。其实，把我们连在一起的，不仅是情趣相投，都有立志不做老师的理想。

今天想来，应该说同学之间的友谊是真挚的，不掺任何沙子的。我们在学校，相互关怀着，相互温暖着，相互交流着，一起走过美好的中专时代。虽然不可能做成什么大事，但是互通有无，交相往来，共同成长，这对还是青春期的我们是很有必要的。荣继波人长得很干练，上身常穿一件绿军装，下身着蓝布裤子，鼻子瘦削，单眼皮。瞳仁很黑，乍看上去，两眼聚光，很有精神。他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非常好钻研，有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，可以说就是雷锋的钉子精神。

荣继波比我高一级，毕业后去

了烟台一家学校的仪器站，摆弄仪器，他毕业后，还经常回校看我们，成了家后，还送来了喜烟喜酒……

我中专毕业以后，和荣继波一直联系着，我们一起吃过饭，办过事。但渐渐地，就像鲁迅先生说的革命青年那样，自从我们结婚后，奋斗的欲望，占据了整个人生的主流，工作的差异，志向的漂移，使我们交往越来越少了，渐渐地，我也只知道他还在仪器站工作，还在练气功。就在2006年，我正开车穿行在烟台东山隧道，车出了隧道，处在下坡阶段时，我忽然看到前方一个人，一身运动服打扮，正身手伶俐地翻过山上的高坡，下山朝公路走来。我认出了，他就是荣继波，依旧是那样单纯，那么瘦削，那么执着，心无二心，目不斜视。我放慢了车速，渐渐地，他翻过公路不见了。我的心涌起了一股无名的情绪，这就是我中专时代最好的朋友，社会让我们成了两个道上跑的人。他一心痴迷于气功，我在金钱与名利的江海里，翻腾、挣扎，都是为的什么？是什么使我们丢弃了中专时代的友谊，慢慢地，形同路人，即使见面，也不想相认。是可怕的成熟？还是人性的冷漠？我开着车，再次回头望去，正是上班的高峰，无数的汽车，正潮水般地涌来。我想起了一句话：人在旅途，身不由己。这句话说得多好，我的眼角溢出了泪珠。

我中专时代的另外一个比较难忘的朋友，名叫田一文。他和我同班同学，是荣成人，与荣是同乡。他人长得耐看，深目，脸腮颧骨突出，成年累月地穿一件蓝褂子，也许蓝褂子耐脏。他是跟荣继波学电子修理，管荣继波叫师傅。还有，他牙齿长得稀疏，人有点高，整天弓着个腰，说话带有音乐性，有几化音，这是荣成人的语音特点。

田一文爱好修理电器。我和田一文虽然道不同，但是，田一文是我爱好文学的最大理解者，我们俩几乎无话不谈。田一文是有些文学禀赋的，只是他没有在这方面发挥罢了。他给我看过他的日记，里边有记叙他初中女同学，一个女孩子的一段，很有点西方文学大师的语言味道。因为那是在1985年，西方文学的语式刚刚被我们中国作家所借鉴，田一文就早已摆弄得流利烂熟了。急得我，抓起他的笔记，在我的文学笔记本上一阵狂抄，留作借鉴，现在也不知放哪去了。

临近毕业了，三年时间的相互影响，我们都有些不安分，最后那年，都出去跑工作了。我毕业后，在乡镇教了几个月的书，亏了在学校时练了一点文学上的小本事，被县里宣传部看中，分配到部里写材料了。田一文，听说他回去后，教师当了没多久，就在城里一家学校的仪器站，干上了经理，以后听说，经理也不干了，公职也辞了，回家在村里搞了个修理电器的小店。我听了叹了一口气，人们都说地球是圆的，田一文从农村里考出来，最终又回到农村去，这或许都是性格所致啊！有一次，他忽然给我来电话，说要来，但一直没来。我也没有问，就一直到今天。也许有知道的朋友，就烦你告诉我一声田一文的近况，就说，我一直想着他，想着我中专时代的两个难忘的朋友。

是为记。

写于2008年2月8日，改于2019年9月